

手的 十种语言

墨白/著

欲望的力量是强大的，对金钱的欲望，对权力的欲望，对肉体的欲望，对生存的欲望……欲望像洪水一样冲击着我们，欲望的海洋淹没了人间无数的生命，有的人直到被欲望窒息的那一刻，自我和独立的精神都没有觉醒；而有的人则从欲望的海洋里挣脱出来，看到了由人的尊严生长出来的绿色丛林。



午的

十种语言

墨白／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手的十种语言/墨白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 - 7 - 5063 - 6309 - 9

I. ①手… II. ①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8709 号

手的十种语言

作 者: 墨 白

责任编辑: 雷 容 田小爽

装帧设计: 达文天下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20 千

印张: 17.75

版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309 - 9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风像一头奔跑的雄狮

从女人的身体里呼啸而过

——江援：《愤怒》

佛不需证明自己

只用慈目阅尘世

——墨白：《境界》

目 录

死者	1
被盗的画室	8
手的十种语言	16
黄秋雨的手稿	25
米慧写给黄秋雨的信	37
米慧写给父母的信	53
在凌晨玩偷菜游戏的秃顶男人	58
蓄谋的迹象	68
现场	75
两年前的悬案	82
对金婉的调查	87
米慧的诗	103
米慧写给黄秋雨的信（续）	110
对作家谭渔的调查	115
黄秋雨的诗作及其评论	121
关于黄秋雨社会活动的资料	129
对《手的十种语言》的构想	133

《手的十种语言》中关于历史的部分	143
案情分析	171
粟楠写给黄秋雨的信	178
黄秋雨随手写在书籍上的文字	206
二十五张汇款收据	211
米村——颍河镇	215
谭渔回忆黄秋雨的文章	224
在阴冷的画室里	237
谋杀者	255
欲望之手	261
后记	272

死 者

3月5日18时左右，一个渔夫，在锦城中州路颍河大桥东侧的河道里，发现了一具尸体。那时，我正在120公里之外的另一起命案现场。这一年的农历正月十五，也就是2005年2月23日，人们还沉浸在爆竹硝烟气息里的时候，沈县官会镇胡村，发生了一起命案：有一姓胡的农民，五十多岁，在颍河的河套里，盖了两间平房，看守他家的蔬菜大棚。结果被人杀害后焚尸。我们专案组的帐篷，就支在案发现场颍河大堤南岸的一个树林边，我和我的副支队长王钰，坐在画面有些波纹的电视机前正等着看天气预报，我的手机响了。借着帐篷摇晃的灯光我看到，那是我们局长江明友的电话。

一个半小时后，也就是3月5日21时，当我匆匆忙忙，一身风寒走进锦城颍河管理处会议室的时候，在椭圆形的会议桌周围，已经聚齐了锦城警方侦破这起命案的有关人员。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在他们当中，还有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袁佐凡。从发现尸体到眼下，仅有三个小时，总队长能从繁杂的事务中脱身驱车两百多公里赶到这里，可见这个案件不同寻常。

袁佐凡，身体高大，一脸白净，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被我们公安系统戏称金童。可这会儿，我们的金童坐在那儿却一脸的阴沉，像驱邪的钟馗，脸上日常的白净，荡然无存。在袁佐凡右侧，是我们局长江

明友；左侧，是分管我们刑侦队的副局长乔学海。接下来，分别是市局刑警支队的赵支队长、锦城川汇区公安局的许局长、川汇区公安局刑侦大队的郭队长。还有我们刑侦支队的侦察员小范、法医丁声树和管后勤的罗处长。其余两位，很有可能是案发现场所属地派出所的负责人。果然，如我猜测，他们中间那位身材略胖皮肤较黑的，就是川汇区大闸派出所的秦所长。乔副局长没等我坐稳，就开始介绍与会人员。在介绍完之后，他说，“3·5”命案侦破指挥部正式组成。指挥长由江市长担任，我和方立言支队长任副指挥长。下面请江市长作指示。

因为江明友同时担任着我们锦城分管政法的副市长，所以，除去一些重要场合，或者是在文件上显示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市长前面那个“副”字省略掉。这样一是叫着顺口，二是符合官场的潜规则，图个吉祥。以此类推，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乔副局长前面的那个“副”字去掉。当然，在我们公安内部，我们仍然称他为局长。江局长在乔局长说完之后，轻轻地咳嗽了一下。然后，用他特有的沙哑声音说，先看现场照片。

江局长话音一落，我们所有坐在他对面的人，都把身子转过来，朝向小范早已挂在墙壁上的银幕。在光线暗淡下来之后，投射到银幕上的是一具水淋淋的、躺在河岸边的尸体。看着那照片，我感觉到一丝带有鱼腥气息的寒冷从尸体里蔓延出来。

随着鼠标的移动，随着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对尸体画面的切换，出现的是法医丁声树有些缓慢的话语：

一、死者上身，外穿一件棉布军大衣，内穿银灰色三角领恒源祥纯毛线衣，柒牌白色衬衣；

二、死者下身，外穿一件波顿牌牛仔裤，右后兜内，有一个鳄鱼牌钱夹；

三、钱夹内，除去身份证和一张交通银行卡外，还有现金100元面额的十六张，50元面额的一张；左后兜内，有现金50元面额的五张，10元面额的一张；

四、死者左脚，穿42码棕色老人头牌皮鞋，右脚上的皮鞋丢失；

五、死者头部，脑颅后侧头皮破裂，有轻微出血，可能是跌倒时撞击在硬物上，比如水泥路面、墙壁等物所致，不排除轻微的钝器击打；

六、牙齿，无缺损；

七、颈部肌层无出血，颈椎，无骨折及脱位；

八、四肢，无异常；

九、死者全身皮肤，外表无明显损伤，胸腹部肌层，无出血；

十、肋骨、胸骨、锁骨等无骨折；

十一、死者生前阴囊膨大，阴茎充血膨大；

十二、死者胸腹腔，生前无明显异常……

丁声树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由于死者胸腹腔部正常，他可能是在正常的情况下，突然跌入水中。正常人的咽喉部，会对冷水的刺激比较敏感。一遇冷水，立即会产生反射性的喉头痉挛，或者水肿，造成喉头堵塞，不能通气，这样就会造成“呛死”。死者死后，如果肺和气管内没有水，尸体自然不会下沉。死者尸体下沉，可能是身上的棉军大衣吸水的原因。由于现在还没有解剖尸体，我们只能从死者的眼角膜、皮肤的浸泡程度、手指和足趾关节的僵硬程度来推算，死者死亡的时间，距现在大约四十至四十五个小时之间。

接下来，切换的是发现尸体的现场，泥泞的河滩、架在河边的扳网、水里的渔船、远处的大桥、初春的河岸，还有发现尸体的渔夫，等等。江局长沙哑的声音取代了丁声树缓慢的讲述。图片最后重新定

格在了那具尸体上。

江局长说，我们通过死者身上携带的身份证，找到了他的家人并得到认定。死者名叫黄秋雨，是锦城师院艺术系主任、锦城画院院长……

黄秋雨？好耳熟呀……

所以……江局长朝小范指了指，在小范重新打开室内刚才关掉的顶灯时，我想起了两年前的一起积案，是他？

江局长等我们转向他之后，又接着说，黄秋雨不但是锦城教育界、艺术界的名人，而且是市政协委员，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把“3·5”命案上报省厅和锦城市委，省厅、市委十分重视，总队长神速赶来现场，市委陆浦岩书记对这起命案也做了批示……

江局长说到这儿，看了一圈所有在场的人说，这样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是怎么死的？我们要尽快给社会一个交代。我们“3·5”命案指挥部，为什么要设在颍河管理处？那是因为黄秋雨租赁的画室，就在这幢楼上……

江局长说着，伸手朝天花板指了指。顶层，靠东，用二百平米的会议室改成的画室……江局长的目光又开始在所有在场的人脸上巡视，他一边巡视一边说，二百平米，一个不小的勘察面积……

江局长的目光最后落在了我这儿，他用右手的中指，敲打着桌面说，画室被盗，画室的主人被人从颍河里捞上来，案子很复杂。这个画室，是死者生前被盗，还是死后被盗？在没有获得别的破案线索之前，这个被盗的画室，就是我们侦破案件的突破点。

江局长说完，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到袁佐凡那儿说，总队长已经看过尸体现场和被盗现场，请总队长指示。

我一直在想……

袁佐凡在说话的时候，脸上几乎没有表情。死者是怎样落水的？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从颍河大闸到尸体现场，大约有两千米左右。在这两千米内，有两座大桥，第一座，是我们现在所在大楼北侧的颍河大闸；另一座，是中州路大桥。死者是从大闸这儿落水呢，还是从另外一座大桥上落水？是生前落水，还是死后落水？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死者从河岸边落水的可能。无论死者从桥上落水，或者是从岸边落水，都很有可能留下痕迹。除去被盗的画室，这是我们侦破的另外一个重点……

袁佐凡看着江局长说，我们至少，要投入三百警力，在这两千米之内做功课。要调集案件现场周围的监控视屏，查找线索。死者右脚上那只丢失的老人头牌皮鞋，一定要找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解剖尸体，确认死者准确的死亡时间和死因；第三，对死者所有的同事、朋友，还有他的家人展开调查，特别要摸清最近所有和他接触的人；第四，搜寻死者近期的活动信息，重点放在通话信息和网络信息上；第五，尽管死者身上的钱包还在，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排除抢劫被杀的可能，因为，死者的手机没在身上，还有他画室丢失的钥匙。这些，都是我们侦破的重点。最后，就是江局长刚才说到的，被盗的画室，我同意江局长的指示，这是我们要下工夫的地方。

袁佐凡说着，目光最后也落在了我这儿。大家都知道，在案件的侦破过程中，我历来主张案件不破、现场不撤的指导思想，我们要不停地勘察，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不放过任何疑点，哪怕是一丝头发、一张纸条上的墨点，我们都不要放过。具体到这起命案，死者的画室是一个很特殊的现场。犯罪嫌疑人是怎样进入作案现场的？是从门里，还是从窗里？现场不但有大量的书籍、大量的书画作品，同时，还有主人收藏的文物。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是什么关

系？他作案的目的是什么？他想要的是什么？结果又拿走了什么？黄秋雨的死和被盗的画室，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等，所有的因素，我们都要考虑进去。

袁佐凡一边说，一边接过江局长递来的烟，然后又朝左探身，从乔局长那边把烟燃着。高大的窗帘，从他们身后靠墙壁的天花板上倾泻而下。尽管那并排坐着的三个人，同时把腰直起来靠在椅背上，他们仍然给人一种将要被那墨绿色的窗帘淹没的感觉。江局长深吸了一口烟，然后转脸向左看着袁佐凡。

袁佐凡看了江局长一眼说，没了。

江局长听袁佐凡这么说，然后看着川汇区公安局的许局长说，颍河沿岸、两座大桥的勘察由你们局负责。按照总队长的指示，300警力。江局长没等许局长说话，目光就落到了我身上，让王钰守在胡村，你回来盯住这个案子。

江局长说完往后推了一下椅子站起来，伸手去收拾桌上的东西。

熟悉江局长工作风格的人知道要散会了，大家也都纷纷移动椅子站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等待着，等待着江局长提起两年前的那起积案。他忘记了吗？不可能，那案子是他一手抓的，怎么会忘记呢？我看着江局长走到会议室门口的时候停了下来，他转身看着我。我知道他有话要单独对我说，就忙走过去。江局长用右手揽住我的肩，从会议室里走出来，他一边走一边说，画室的勘察，一定要抓住，合理分配技术力量，尸体解剖，还有到锦城师院、锦城画院的走访，对他家人的走访，明天可以同时展开。

我从他沙哑的声音里感到了疲惫。他就这样，一直揽着我的肩膀走到楼梯口才停住。他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说，记住，这是陆

书记关注的案子，哪怕是芝麻大的疑点，都要先报到我这儿。

江局长看我对他点了点头，又在我的背上拍了两下，这才和总队长他们，沿着楼梯往下走。那起积案，他想让我提出来？不不，不是。他不是那样的人。我们处事多年，我太了解他了。我一边这样想一边往前走。但是，我和江局长他们行走的方向，正好相反。我要往上，到这座建筑的顶层去，到那间被盗的画室里去。

被盗的画室

在那个夜晚，当沿着楼梯来到颍河管理处楼房顶层的时候，我隐约听到一种不知来自何处的水浪的撞击声。跟在我身后的小范，一边移开楼梯口的警戒线一边朝右边指着说，那儿。

在走廊的尽头，我看到了一扇微微关闭着的、深绿色的防盗门。但是，我没有立刻走过去，而是伸手拉开了走廊边上的窗帘。通过窗帘后面的玻璃窗，我看到了不远处挺立在夜色里的颍河大坝。一瞬间我就明白了那水浪撞击声的来处。接着，在大坝上照过来的灯光里，我看到了纷纷扬扬的雪絮。

雪……

尽管这场大雪两天前电视里就有预告，但我的手指还是有些发紧。有点刑侦常识的人都清楚，就这个下法，明天，整个颍河两岸，都将被积雪所覆盖。那会给我刚刚接手的这起命案的侦破工作，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在划定的颍河两岸的2000米范围内，即便是有黄秋雨落水时留下的痕迹，又怎么查找呢？我不由得转身看着那扇我将要走近的微微关闭着的、深绿色的防盗门。如果，户外的现场被积雪覆盖，那么这儿，真的就像江局长和总队长说的那样，是侦破的重点？看来，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我一边想，一边伸手扳下窗框上的把手，用力推开锈迹斑斑的铁

窗。立刻，就有刺骨的寒风拥进来。颍河大闸的闸孔往下排水的水浪声清晰起来。在那声音里，我再次看到了挺立在夜色里的大闸，看到了被夜色和灯光笼罩着的河岸。尽管在夜色里，大闸下游那用混凝土铺就的北坡的河岸，仍然呈现出一片灰白。那灰白一直往东延伸过去，越来越暗。更远处，就是颍河北区映亮了天空的万家灯火。闸孔排水的声音，连续不断地从宽阔的河面传来，像是从遥远的天际涌来的风雨声。我知道今天惊蛰，就是今天，乙酉年正月二十五，一个还残留着春节气息的日子，我站在黄秋雨画室的门前，脑海里再次浮现出他被河水浸泡得臃肿的身体。我一边伸手到窗外，去感受初春的雪絮落到我手上又渐渐融化，一边扭过脸，去看走廊尽头那扇防盗门。那扇防盗门，在从窗口涌进来的寒风里发出了瑟瑟的哆嗦声。

我把刚才打开的窗子重新关上，这才朝被盗的画室走去。我一边走，一边从兜里掏出橡胶手套戴上，最后在那扇防盗门前停住了。我轻轻地拉开那扇刚才还瑟瑟哆嗦的防盗门，仔细地查看着。我知道，就在我拉开黄秋雨画室防盗门的这一刻，他的死讯已经像窗外满天飘落的雪絮，悄悄地覆盖了锦城的每一个角落。我看一眼身边的小范说，这门，怎么打开的？

已经仔细检查过，门没有被损坏的痕迹。

显然，小范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看着他，你们是怎么进去的？

哦……他瞬间就明白了，是黄秋雨的妻子提供的钥匙。

他妻子？

对，她叫金婉。

那个说话像炸黄豆一样的女人迅速从我的脑海里闪过。我们正说着，画室里有脚步朝门边响过来。接着，里面那扇木门打开了，是我

们的侦察员小莫。小莫脖子上挂着一架相机，一手拿着一个放大镜看着我说，方支队。

我朝他点了点头，侧身走进画室。似乎画室里所有的灯都亮着，顶灯、壁灯，不同方位的落地灯，所以，我看到的画室如同白昼。听到声音，侦察员董延吉也从一株滴水观音后面站起来朝我说，方支队。

整个画室，被置放在中间靠东的几盆铁树和滴水观音，隔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我走到那株滴水观音前，看到董延吉面前的博古架前，是一片破碎的、大小不一的瓷片，有一些已经被他装进了透明的塑料袋里。

有搏斗的痕迹？

目前还不能确定。董延吉说着指了指博古架说，你看，别的都没动……

我的目光也从破碎的瓷片移到博古架上。博古架一共两个，靠近南墙，并排摆放在东边的墙壁前。我看到的那件破碎的瓷器，是从南边的那个博古架下面往上数的第二层、靠北那一格掉下来的。博古架一共四层，每一层又分成四格，每一格里，都摆放着各种造型的陶罐和瓷器。2004年7月，我们曾经破获过一起文物盗窃案，那个名叫朱兴才的盗墓贼交代说，市场上现在交易的陶瓷，如果不是仿制品，多数都是从墓穴里挖出来的。现在，一看到这些陶瓷，我的头皮就发紧，感觉有一股阴气从那些古董里滋生出来。

这个摔碎的罐子，董延吉指着摆放在博古架南侧的另一个柜子说，应该是有人在从柜子里往外拿画的时候，一不小心从博古架上碰掉的。

我绕过那片破碎的瓷片，来到柜子前。柜子置放在博古架与南边的墙壁之间，我轻轻地拉开那对实木柜门。柜子的深度在七十公分左

右，超出正常的柜子十公分，可以看出，柜子的深度是特制的。除去深度，这个柜子的其他尺寸都是正常的。柜子的宽度被左右分割，左边的宽度是右边空间的两倍，在六十公分左右。柜子的高度也是正常的，两米高的柜子被一分为二，上面一半被分成了两格，而下面一部分左边的空间，被分成五格。

柜子里放的都是画，董延吉指了指柜子的上半部说，上面存放的是国画。

顺着董延吉的手，我看到那两格里摆放着一叠又一叠不同颜色的宣纸，我伸手从最上面抽下来一张，在一股清淡的墨香里，我轻轻地展开，那是一幅水墨画。画面上是一条很古老的河流。河流的近处，是一叶轻舟，船头上卧着两只鱼鹰；船尾，蹲着一个看不清面目头戴斗笠的渔人。类似情景的画，我曾经在某个场合见过。是市委迎宾馆还是颍河饭店？那个头戴斗笠的渔人，我十分眼熟。就是这个人，把黄秋雨从河水里打捞上来的吗？现在，我还没有发现手中这幅画，和黄秋雨的命案有什么关系。我把手中的国画按照原来的折叠方式叠好，重新放回原处，然后在柜子前蹲下来。

董延吉说，下面存放的都是油画。

柜子下面左侧的五层，放满了油画的画框，而右边宽度在三十公分上下相通的空间，却是空的。

在这之前，这里也放着一些画，是竖排立着放的，你看这儿……董延吉说着，把放大镜和手电筒递给我，然后伸手指着柜子右边空间底层的木板。

在手电灯的光亮里，我用放大镜仔细察看着柜子底层，那里有不易察觉的、由灰尘和先前摆放的画框留下的痕迹。

董延吉说，从痕迹上看，放在这里的油画，是刚被拿走的，总共